

记得住乡愁

我和广西的故事

征集作品选登①

● 开
栏
语 ●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脉,一项非遗承载一缕乡愁。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活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代价值,广西海外联谊会、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协会、华声晨报社联合主办“记得住乡愁·我和广西的故事”融媒体作品征集活动。即日起,本报开设《“记得住乡愁·我和广西的故事”征集作品选登》专栏,陆续刊登相关作品,让我们从一篇篇饱含真情的故事中,探寻非物质文化遗产底蕴,邂逅八桂风情,触摸跨越山海的乡愁,敬请垂注。

静水流深 我与广西钦州的陶土乡愁

□翁圣杰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如今身在异乡,每当目光落在案头那把坭兴陶壶上,乡愁便像钦江水一般,无声漫上心头。那些在钦州老作坊与陶土相伴的日子早已远去,却始终是我心底最柔软的牵挂。

小时候,我总爱往坭兴陶公司的老作坊里钻。青砖墙上爬满青苔,空气



里飘着温润的陶土香——那是我记忆深处故乡最真切的味道。我痴迷于揉泥捏陶、执刀刻壶,满心想着做出一把属于自己的坭兴陶壶。可年少心性浮躁,哪懂什么拉坯的章法?双手往泥里一插,冰凉的泥浆顺着指缝“咕叽”一声冒出来,溅得满手满脸都是。越着急越乱,手一哆嗦,半成品的壶坯“啪”的一声,歪成了麻花;拿起刻刀想雕朵花,刀尖一滑,壶身上豁开一道大口子,泥点子甩到鼻尖上、糊住眉毛,我抬手一抹,整张脸成了“调色盘”——陶土灰和着汗,这儿一道那儿一块,活像只“泥猴”。就这样瞎捣鼓到初中毕业,不知弄坏了多少陶坯、糟蹋了多少陶料,愣是没拉出一件能正经进窑烧的坯子,心里满是懊恼与不甘。如今想来,那满脸陶土的狼狈模样,反倒成了童年最鲜活的印记。

这份对坭兴陶的执念,一直伴我长大。初中毕业那年夏天,即将到外地求学的我,再次走进那座熟悉的老作坊,有幸见到了心中敬仰已久的当代

书法家、陶艺雕刻家刘明洲先生。彼时先生虽年事已高,却依旧伏案深耕,指尖刻刀在陶坯上行走,行云流水,落笔生花,沉稳内敛,尽显匠人匠心。

他见我一心想做壶却屡屡受挫,满脸懊恼急躁,便耐心开导我:“做陶与做人同理,心不能急,沉得住气,方能成器。”临行之际,先生郑重赠予我一把亲手雕琢的坭兴陶壶,壶身镌刻着隽永字迹:“静水流深”。他叮嘱我,往后求学做人,要如这坭兴陶一般,历经火烤淬炼,却不骄不躁,守得住本心,才能走得稳、行得远。

彼时的我,不过是初中刚毕业的少年,满心都是对未来求学之路的憧憬,根本参悟不透壶上文字里藏着的人生涵养,只当是长辈的善意叮嘱,默默收下这份厚礼,便踏上了求学的路途。

时光匆匆,二十年过去,告别校园,在外扎根,历经职场浮沉与生活起落,在喧嚣浮躁中慢慢沉淀。正是这份沉淀,让我渐渐读懂了当年那把陶壶里的深意,以及刘明洲先生的良苦用

心。这些年来,我虽未做出一件像样的坭兴陶作品,却在人生路上,学着像坭兴陶一样——经得住打磨,沉得下心性,褪去浮躁,变得沉稳内敛。

这些年,家乡从一座滨海小城,蜕变为欣欣向荣的滨海运河城市。平陆运河蜿蜒而过,江海交汇,港口繁忙,处处生机勃勃。每每听闻家乡巨变,心中既骄傲又思念——想念钦州的海、江、城,更想念老作坊里那簇不曾熄灭的陶窑火。

窑火生生不息,运河奔涌向前。我留在老作坊里的年少时光,与那段陶土记忆,已化作浓浓的乡愁。原来,最动人的乡愁,从来不是遥远的山水,而是故土里的一捧温润陶土、一缕烟火气息,是年少时未能读懂、却相伴一生的人生箴言。

身在远方,心有归处。这把坭兴陶壶伴我一路前行,故土的温度始终握在掌心。无论走多远,那座依江临海、日新月异的钦州城,永远是我魂牵梦萦的故乡。

旱藕粉丝里的乡愁

□何虎翼

外婆家在山脚下,三间土墙瓦房,屋后是一片旱藕地。

每到冬天,旱藕叶子枯黄了,根茎却长得正壮。外婆会挑一个晴好的早晨,扛着锄头下地。我跟在后面,看她一锄一锄挖下去,那些灰扑扑的根茎像胖娃娃一样从土里滚出来。旱藕不好看,疙疙瘩瘩的,皮上还带着泥。可外婆说,这是山里人的宝。

挖回来的旱藕要当天洗净、磨浆。石磨在外婆手里转得飞快,我踮着脚尖也够不到磨柄,只能帮忙往磨眼里添藕块。乳白色的浆汁顺着磨槽流进木桶,“咕嘟咕嘟”地响,像在唱歌。外婆说,旱藕浆要磨三遍,第一遍出粗浆,第二遍滤细渣,第三遍才出精华。那时候我不懂什么叫精华,只觉得手酸,想跑出去玩。

浆磨好了,就要上锅蒸。大铁锅里的水烧得滚开,外婆舀一勺浆倒进铜盘里,手腕轻轻一转,浆就均匀地铺满了盘底。盖上锅盖,等两三分钟,揭开——原本乳白的浆变成了一张半透明的皮,薄薄的,软软的,冒着热气。外婆用竹签沿着盘边划一圈,手指一揭,一张旱藕粉就出锅了。

我站在灶台边,看着热气扑在她脸上,汗水顺着鬓角淌下来。她总是先把第一张粉递给我:“尝尝,看咸淡。”其实旱藕粉没什么咸淡,就是一股淡淡的清香,嚼起来韧韧的、滑滑的。我吃得满嘴

是油——外婆给我蘸了刚熬好的葱油。

晾粉是最需要耐心的。刚出锅的粉不能叠,一叠就粘。外婆在院子里拉起竹竿,一张一张挂上去,像挂白绸子。风吹过来,粉皮轻轻晃动,阳光透过粉皮照在地上,影子也是半透明的。我蹲在旁边看,觉得好看极了。

晾干的粉切成条,就可以收起来了。外婆切粉时特别认真,刀起刀落,粉条均匀得像机器切的。她说,旱藕粉丝要切得细,煮的时候才入味;要切得匀,吃的时候才顺口。这些话我记了三十年。

后来我到省城读书,又到外地工作,回去的次数越来越少。每次打电话,外婆都说:“家里都好,旱藕又收了,给你留着粉。”过年回去,她总是大包小包让我带:旱藕粉丝、旱藕粉条,还有她自己晒的旱藕干。我说城里超市什么都有,她就不高兴:“超市的能跟我做的比?”

我确实没在超市里买过旱藕粉丝。不是买不到,是怕买了,就再也不想吃别人做的了。

前年冬天,外婆走了。

我赶回去时,灶台上的大铁锅还温着,灶膛里还有余火。母亲说,外婆早上还蒸了一锅粉,说等我回来带走。那锅粉就晾在院子里,风吹过来,一张一张

地晃。

我站在院子里,眼泪止不住地流。阳光还是从前的阳光,竹竿还是从前的竹竿,可是那个一张一张挂粉的人,却已不在了。

去年,都安旱藕粉丝制作技艺被列入第六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我看到新闻时,愣了很久。我想起外婆的石磨,想起灶台上的铜盘,想起那些被风吹得轻轻晃动的粉皮。我想,外婆大概不知道什么叫非遗,她只知道,这是山里人传下来的手艺,不能丢。

今年春节,我跟母亲学蒸旱藕粉。

石磨太重,现在用电磨了;铜盘还在,是外婆用了大半辈子的那只,盘底磨得锃亮。我学着她的样子,舀浆、转盘、盖锅、揭皮。第一张没揭好,破了;第二张厚薄不均;第三张勉强能看。母亲在旁边笑:“你外婆要是看见了,肯定说你手笨。”

我也笑,笑着笑着就红了眼眶。

现在每次回老家,我还是会带旱藕粉丝回来。不是自己吃的,是送给同事、朋友的。我把外婆的故事讲给他们听,讲石磨怎么转,讲粉皮怎么晾,讲那个山里的小村子,讲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有人说,乡愁是一种病。我觉得,乡



愁就是一张旱藕粉皮——薄薄的,半透明的,咬一口,韧韧的,滑滑的,有阳光的味道,有外婆手掌的温度。

我把旱藕粉丝的包装设计成山村的模样,印上外婆家的老房子。在包装背面,我写了几行字:“这是一份来自广西都安的乡愁。它由旱藕制成,由时间制成,由一位老人几十年的手艺制成。愿你尝到的,不只是味道,还有那片山、那片水,那个再也回不去的从前。”

这是我能够为外婆做的最后一点事,也是我能够为旱藕粉丝、为故乡做的一点事。

外婆走了,手艺还在。乡愁还在。